

我如何遇見我的姊姊

發現一名不認識的手足，可能會對血緣關係有新的認識

文：莎拉·隆恩 SARAH LONG

某天早晨，我收到哥哥傳來的簡訊，叫我上班前給他打通電話。我問他還好嗎？他回說：沒事。

他說：「對了，我開了這個『世系』（Ancestry）的帳號。」我問：「『世系』？」我原本以為，這種 DNA 鑑定服務的對象，都是那些幫好幾代人籌辦家族團聚、找到 200 人穿著相同上衣來參加的人。哥哥解釋說，是嫂子幫他辦的會員。他把唾液吐進採集器裡後寄回，也收到了回覆，確認我們的種族基本上就是我們小學時畫的族譜裡的同一支歐洲人血統。這樣的結果太掃興了，讓他都忘了還辦過會員，直到他收到一封主旨為「近親」的信。

「就是說，小妹，」他說：「看來我們多了個姊妹了。」

聽到那句話，就像是雙手抱滿東西時栽了個大跟斗。這一摔可停不下來。我注意到我的呼吸變得急促。我第一時



間猜想這是惡作劇、詐騙信。但如果不是的話…那她是我媽媽還是我爸爸生的？各種可能性開始浮現。爸爸過世了，但我記得，他在我們小時候常常不在家。說不定他在外面偷偷養了女人，還生了小孩。搞不好他是個間諜。又或許是媽媽在他離家時寂寞難耐。哥哥還提到了什麼 DNA 和收養文件。可是我太震驚了，沒聽清楚他的話。

這封信不是惡作劇。我們的半血緣姊妹，姑且叫她安妮 Anne，比我爸媽認識還

早十多年前就出生了。多年來她一直在尋找親生父母，但她當初加入「世系」，也只是為了確認自己的種族。後來，我哥哥的名字出現在她的親緣資料中。

安妮的媽媽在大學時懷了她，而就像 1940 年代許多年輕的未婚媽媽一樣，她被送走了。她搬到另一個州跟親戚同住，直到生下小孩為止，而那嬰兒也被當地某個人家領養。收養文件言明，生父從未被告

知女方懷孕；然而，生母則提供了男方的特徵描述。有關他的服役紀錄、大學主修、兄弟姐妹，以及家族病史等細節，都跟我爸爸的吻合。

安妮從年輕時就知道自己是養女。她說自己在充滿疼愛和幸福的童年中成長，但在養父母過世後，她開始追查有關親生父母的資料。但那時她的親生父母也過世了，她才找上我們兄妹。

我的本能告訴我，要跟她保持距離。雖然爸爸過世已經 10 年，我還是很思念他。

起初我存有戒心，不願意分享對爸爸的回憶，或稀釋我們一家人的愛。我們的媽媽還健在。她發現了，會有什麼反應？知道她丈夫的一部份還活在這世上，她會開心嗎？還是這會讓她不知所措又痛不欲生？我不認為媽媽會對得知爸爸在婚前有另一段親密關係而震驚。或許爸爸早就知道有這個孩子。或許媽媽也知情。

不安的我，決定裝作沒這回事。但當哥哥傳來一份DNA相符的證明文件和安妮的第一封訊息時，我動搖了。「我相信令尊就是我的親生父親。…如果您願意與我分享任何有關他的點滴，我都會很感激。…如果這對您造成莫大困擾，我也要向您致歉。…如果您不希望再有任何聯繫，我會尊重您的要求。」她已經等了好幾年。她還透露了自己的過去、嗜好、子女和寵物等細節。而且她也接受了被徹底拒絕的可能性。她的態度讓我覺得她是個勇敢、體貼又理智的人。之後，哥哥又轉來一則安妮的訊息，提到她會進城短暫停留，希望能見面。但哥哥正好要出國，所以問我需不需要他居間牽線？我先說了不，然後又說好吧。

我們約在她下榻的飯店碰面。我叫泊車員把我的車停在附近，好像我可能需要趕緊脫身似的。陽光把旋轉玻璃門照得閃閃發亮，還灑落在飯店天井般的寬敞大廳，裡頭滿是參加會議的客人。安妮和我沒

有事先交換過照片，而且幾乎是後來想起才大概描述一下自己的長相。我心想，這下子我絕對找不到她了，接著就看見一名正襟危坐的女子。我本能地舉起手示意，像是要接住來球似的。我知道她就是安妮。她也對我揮揮手。走向她的過程，感覺像是在作夢。我們開口說話，我卻想不起來剛開始那幾分鐘聊了什麼。我們尷尬地相擁，感覺得出來她在我懷中顫抖著。

我們找了個安靜的角落，開始從過去聊到現在。對我而言，那樣做是有目的的，好像我們非得搞清楚來龍去脈。我們的爸爸可能是在哪裡認識她媽媽？他們就讀不同的大學。如果她真的從來沒跟他提過懷孕的事，難道他不會好奇她為什麼不告而別？難道他不曾試著聯絡她？「在沒有電子郵件和手機的年代，要搬家而又不留下蛛絲馬跡是容易多了。」安妮說：「我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了。」我想保護和替她媽媽擔心的心情，連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我們認為，當時年輕女性的選擇很有限，加上出養自己的小孩，還要默默承受這種失去的傷痛，想必心如刀割。

安妮列出一連串的問題，都是她幾十年來的疑問。我則是毫無準備。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和對方聊起家裡的事，又該如何稱呼那個我們該叫爸爸的男人。我們還無法自在地說出「我們的爸爸」。這意味

著我們缺少共同生活的經驗：我們沒有在相同的門框上量刻過身高；沒有在相同的懷裡被哄睡；我們的小手不曾拿著相同的書。此外，她已經有過一個爸爸了，一個好爸爸。我們試著用不同的詞彙：親生爸爸、生父。我們還試著直呼他的名字，但那樣感覺太陌生又太熟悉。我們結結巴巴地聊，儘管有時冷場，卻又因為找到更多共通點而繼續談天說地。她女兒的職業與眾不同，幾乎和我一模一樣；她和我則都喜愛湖泊和海洋。我們倆都為此訝異到說不出話來，盯著對方就像是看著一面起霧的鏡子。我這才發現，她居然長得像我姑姑和我自己。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的關係更像是筆友。我們繼續聊著各自家裡的過去。我寄給她一張我們父親的照片，她則回寄一張她養母的照片。我們逐漸開始透過書信聯繫。現在，安妮和我不再寫信聊往事，而是互傳簡訊聊水管破洞、手機設定和小車禍。慢慢地，我會思考想主動告訴她什麼，也知道怎樣才能逗她笑。像是入冬時，我們發現彼此都會因為hygge而開心，也就是丹麥人「溫暖舒適」的概念。而快到夏天時，我們又發現彼此都看過同一則房仲廣告，而且都幻想著買下那間位於某個無名小鎮的湖邊小屋。

我並不是因為她是我姐姐才喜歡她，但對她的好感和敬重卻是因此日益加深。我把

一些朋友當成家人，也有些算不上是朋友的家人。安妮則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家人。這是一種新的血緣關係。就算不是親生父女，她和我們的父親也都有著相似的機智與眼神，令我著迷。但這還有不同的意義。我確信，知道她的存在，會讓爸爸倍感欣慰。

或許爸爸早就知道有這個孩子。或許媽媽也知情。

我還沒把我們的故事告訴太多人。我把我的「世系」族譜資料設為保密，而且我在收到我的 DNA 鑑定結果後，就立刻關閉了帳號。我還是

會收到提醒我續約的電子郵件，說是這樣我就能發現更多關於自己的「內幕故事」。不用了，謝謝！此時此刻，知道一樁內幕就夠了。如同大多數人一樣，我哥哥展開一趟尋根之旅，只是想要一份簡單明瞭的血統報告書。雖然讓我吃了一驚，但發現自己多了個姐姐的過程還算相對溫和，主要是因為她落落大方又彬彬有禮的處事態度。相比之下，我有個朋友還是在父親的葬禮上照了面，才知道多了三個兄弟。

被手足認了親，凸顯了我對自己家庭的不瞭解，但也

提醒了我一直以來是何等幸運擁有這一切。故事、相本、曾祖父母保存下來祖父在年少從軍投入一戰時所寫的信件。那段歷史就和那些連結著我們所有人的 DNA 螺旋長鏈一樣，是我的一部分。找到安妮，就像是找到另一疊珍藏的信件。我不求搞懂所有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能用同理心來看待那些面對艱難處境及抉擇的人，似乎更為重要。到頭來，我雖然更沒把握真相為何，卻更明白何謂人性。

莎拉·隆恩是一位美國中西部作家的筆名。



感謝您支持扶輪基金會。

由於有像您一樣慷慨的捐獻人，我們才能持續改變現狀、創造一個更和平的未來，並在您的社區及全世界各地締造長遠改變。

今天捐獻：rotary.org/give

The
Rotary
Foundation

